

道古堂文集

道古堂文集卷十一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撰

序八

鄭荔鄉蔗尾集序

三山之稱詩者門材以鄭氏爲最其在前明時集行者
凡一十四家兄弟競爽者得四焉成祖朝有希玉希晦
世宗朝有道啟警吾棣華曄曄玉色金聲鄉人自陳氏
世風而外鮮可方駕者百年以來閩疆詩學日微吾嘗
踐無諸之墟采其土風博求所謂詩人之後者百不得
一而後知守家法者之難也吾友荔鄉先生與難兄石

幢高睨大談標舉雅道却埽齋倡和一集播之藝林皆在人口荔鄉復刊其詩單行之題曰蔗尾自廣川寓書敦索予序夫七閩據膏腴之地檜殼之果靡有不具餘甘橄欖柳柑橘柚側生旁挺之實見稱於天下以蔗較之品少下矣然而甘溢齒頰餘味在胸少有口者鮮不嗜之顧以其蔗也若其尾則所削棄而不顧者矣荔鄉以是名集何也以鳴謙也以砭俗也古之爲詩者由本以及末今之爲詩者驚末而遺本由本以及末故朝經夕史晝子夜集優柔厭飫無意於求工而詩益工驚末以遺本傭僦耳目雕琢曼辭實而按之仍枵然而無所

有此蔗尾之喻也荔鄉篤志礪學涵濡乎往聖之籍與
世之雕藻淫豔者有殊吾願世之論者勿徒求之於其
詩第當觀其所學子雲觀書石室乃成鴻采子美讀書
破萬然後下筆有神操千曲而後曉音觀千劍而後識
器知荔鄉之學則知荔鄉之所以爲詩不然噉蔗者而
寶其尾豈爲知蔗哉予愧不學又媿不能詩因石幢之
稱荔鄉者推廣言之以復於荔鄉且自以爲能知荔鄉
也

何報之詩序

人之生也有性有情有才性與情生人所同而才則所獨也乾坤有清氣山水有清音融結而爲精靈胚胎而爲人物衷之性情根之氣骨散之心脾造化實鍾美於是而幸而得之則才之說也才有小大用有廣狹經緯天地發抒道德理治繁劇區畫衣食皆是物也至若端居寡事取求而不予禁鬱勃而無所試雕鏤肝腎涵泳飛躍率臆肆口顛倒反覆而用之而詩之道以興詩也者用才之地而非竭才之具也無才者往往好爲之且爲之至於窮悴老病以死而不知厭或責之或愍且笑

之而猶不自悔曰吾將以盡其才也夫才至於銖銖積之寸寸累之則其爲才也亦僅矣蝸蟻之丸不可以充珠琲瓦釜之響不可以叶韶咸器有良楮質有堅脆稟之於天不可強也不揣其本而求之於末流不輾轉迷繆而離其宗乎余嘗執此論以友天下士大抵得交於余者非才莫與也今來南海南海詩人之藪也而何監州報之爲之魁報之之詩節安以雅辭麗以則雜曼倩之詼嘲兼靈均之哀怨其元本甚遠而畦徑則甚夷驟而讀之庸夫孺子皆可以得其用意之所存實而按之雖使讀書破萬演漾蛇蠘專精覃思而有不能道其厓

畧者則報之之得於天者厚也而報之不知其才也且
曰吾第率吾意之所欲言者而言之意盡而言卽止焉
已矣余闇於決擇而性又通脫不暇較人短長有以詩
來質者特恃吾喉舌以爲之衡讀之而其聲清越以長
味之而其義優裕不迫雅鄭之分清濁之辨老於此事
者反覆詰難而卒無以易吾之一言則非以其詩爲斷
而斷之以其才也羅孝廉履先其才長於詩而與報之
交密知報之之才者莫如余知報之之詩者又莫如履
先以余之論合之履先之言嗚呼報之之所以爲報之
昭然其可睹矣

施竹田篋舫集序

憂患深而勞苦之辭作嗟乎吾於石上竹田施氏觀之
矣竹田承先人之苞蔭體成削貌妍雅抱玉雪之才耽
烟霞之癖竹林盛饌績學以綴文母夫人躬治菹膳恣
其遨於長人名德間申縞帶之至契出則連船擊轡入
則合榻促席三吳編削之彥兩峯漉囊之僧量敵選對
鬪險出奇思未就而捶琴韻將成而擊鉢清辭霏雪秀
句瑤冰以故比數鄉之詩人蓋莫不僂指竹田施氏竹
田之詩其深造也以姿其老成也以學其優游變化也
以處境之恬適清暇其騰翥翔躍也以師友之討論削

奪此蓋其大凡也已而利市之賈折閱不足以償衣食
竹田思以幹濟出佐几案之治租船北上攬北固之雄
奇酌中冷之旨潔溯洄大伾句曲之間五兩收風孤篷
滴雨興來情往卽事緣情箋舫一編所由作也其造端
託指大概謂中年以往境過事遷落月懷人望雲思母
感身名之不立慮顛顛以傷生酒冷鐙昏猿吟蚓叫鑽
情草木流涕關河造筆冢以勒銘借風旛而豎義牢愁
結惛蓋舉曩時徵羣命酒酣嬉顛倒之意氣剗削亦已
盡矣旣復弱弟通悅握蛇騎虎胥足入絆竹田望走諸
要人思一解其徽纆則不可得予亟往慰念之深目而

戾頸意敞罔不寧急鴿原之難而對永歎之朋風人之
旨鬱乎有餘痛矣

張南漪遺集序

余讀南漪先生集竟不禁泣然流涕也南漪雅才淵思進而不止求之庠序之中萬不得一卽求之吾黨之中亦什不得一而衣食奔走憔悴抑鬱竟以夭其天年余嘗反覆求其豐嗇之故不能不致憾於造物雖然夫南漪則固有可傳者在矣南漪於書無所不窺搜瑕剔隱橫豎鉤貫刻意以求古人之間者於史學尤爲專長蠶紋細字藏之篋衍者幾數十萬言文章特其餘技也其爲文少效晚唐人清澁之體高自矜許旣乃出入八家得其恣肆奧衍以暢其氣其於曾王未審何如自戴表

元揭傒斯而下未之或讓也晚乃吐棄浮豔壹意治經
丹黃狼籍兀兀獨坐不復知世上齷齪之事

天子方求碩學之儒以黼黻

聖治公卿交上其名徵詣京師時四方待 詔者遲久
未集而南漪以江右故人之招舍而相就道病而反甫
抵家遂以不起有子曰挺敏而愿能世其學手其遺藁
求余詮次嗚呼後死者之責固不得辭焉矣余獨欲歔
縻息而不能自己者則非以死生零落之謂謂夫吾黨
之可以益余之短者又弱一个焉投老而喪其朋瓠落
而無以自立千秋之業百歲之期交集於胸中愜焉寤

歎而生人之樂盡矣南漪其何以處我哉

趙勿藥文集序

吾友趙君誠夫敦敦几案不雜他嗜讀書旣多著書益廣所爲文辭日益奧衍其目之所注雖有幽蹟微隱之處皆能昭然晰之而無疑其思之所注雖有耆儒魁士之說皆能岸然闢之而不顧世之人方適適然驚其浩沔畏其風議則以爲文辭之工也云爾嗚呼吾所謂工者豈謂其能獵百氏之辭與調哉吾未見不空百氏之所有而能謂之工者也亦未見不兼百氏之所無而能空百氏之所有者也王介甫之自言曰自百家諸子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工女無

所不問然後於經能知其大體而無疑介甫之文具在
深求其所讀與所問則固枵然一無所有也夫枵然一
無所有則何以謂之介甫矣而介甫之所以爲介甫者
則非以其能讀之能問之而謂其能空之也誠夫之文
於介甫不類世之人卒亦未嘗以介甫目之卽作者亦
不敢自目爲介甫也而吾獨以爲能爲介甫之文者誠
夫也何也爲已能兼百氏之所有也夫兼百氏之所有
而吾卽以爲能爲介甫非爲介甫者之若此易易也爲
夫無介甫之所有而妍妍然卽斬至於介甫者之多是
所謂反踵却行愈求而愈不至者也而誠夫已能兼其

所有若此則吾之所期於誠夫者則豈徒以其能兼之
矣乎而誠夫曰未能也子益我吾猶斲至乎兼之云爾

吾盡吾意齋詩序

對鷗承其尊甫澤山先生家學深明河洛圖書相爲經緯相爲表裏之義貧不能家食遠走津門主于斯堂查氏從吳通守東壁研究三禮粹然一經儒也時查氏兄弟方緝題襟之集對鷗矯尾厲角名噪京西倦遊歸廣陵主玉山堂馬氏與賢兄竹町闌入韓江雅集建安七子應瑒繼璩而興謝庭蘭玉惠連踵靈運而起可遠相方也廣陵社事繁興程翰林午橋張主事漁川汪員外對琴江藩伯鶴亭開設壇坫爭以得對鷗兄弟爲勝紅橋白塔皆君擘箋浣筆地也大江南北工於斯事者咸

相攀附文章聲氣何其盛也夫何竹町下世隻輪孤翼
彳亍歡場燈炮酒闌輒悽咽報罷曩時意氣亦稍衰息
矣春秋上冢間歲必一歸里每相見輒以藏山之業相
勗余嬾未能而對鷗自待固不薄也編其前後所作凡
若干卷而以序見屬夫津門之與韓江各樹麾幢皆余
夙昔所致師摩壘之處南船北馬遊處畧同又其家庭
之薰習師友之淵源有他人所不及知者敢卽其兄弟
之間一揚摧之昔眉山二蘇氏以經術論東坡成易書
兩傳樂城以詩春秋佐之論語拾遺老孟兩解說較繁
富以詩篇論坡才如海竹町當之無媿樂城濟之以縝

密對鷗無多讓談藝者二蘇氏故不當有異同之論於
對鷗兄弟尤不當有異同之論也查蓮坡歿而北無壇
坵馬嶰谷歿而南息風騷二十年來詩人凋謝畧盡祁
門馬曰瑤江都閔華潼關張四科皆於斯道有密契尚
康強無恙盍以吾言質之

汪可舟嘯峒山人詩序

維揚都邑隱賑物力殷饒聲明文物甲於江北諸郡士
負異才聲詩乃其長技無所發洩往往開設壇坫矜奇
選對詩社之興其以此歟以予所知程太史香溪樹芳
範於篠園馬員外嶰谷結清響於行菴羈客寓公以及
智杖漉囊之僧退閒養晦之士夫莫不聯翩入社競長
敦槃二公殂謝事稍凌夷張員外漁川以沈鬱澹雅之
才收遺老而噓枯汪博士對琴挾清懿淵懋之資合羣
英而談藝江藩伯鶴亭構淨香之園闢梓花之宅食客
儷於原嘗酒人方之河朔高唱則凝雲不流喝盞則湖

波沸洶洶藝圃之總持而騷壇之盛軌也可舟汪先生
生同時居同里才氣無前賢聲藉甚人以一接譽歎爲
榮招之不肯來強之而不可致委巷寒廬冷吟孤嘯以
自適其性情而不肯傍人門戶如南村之隱不附宗雷
其高致可想也余主敎揚州君未嘗通一刺飲於徐氏
翠交林與余不交一語余欽其品不責其傲也燕齊吳
越之郊皆君所再至而三至者襄漢之間尤君熟遊地
也客居無俚一病摧頽遂以不起嗚呼君竟止於此乎
有詩四百篇手自選存斷以五十爲始孤子本復請余
論定且督序焉君之詩非余所能定也君之行誼與其

經歷則余所稔知也因詩以證其生平友朋戚故之間
勤拳懇摯情見乎辭未嘗有尊已卑人之見芥蒂於方
寸者不肯翕翕以熱則君所自處也諸家之社余徧嘗
摩壘而致師焉君爲其介余爲其通兩人之優劣故不
以此分而君則倜倜乎遠矣

張時齋詩序

自余別時齋於京師不相見者十年矣余來羊城時齋
官泉州適以公事至粵相見驚喜手一編以示曰此吾
行役之什也而其況瘁之狀危苦之志皆於是乎在淪
淪乎其風之肆好恤乎其情之深而悄乎其言之悲也
時齋承清門之蔭負倜儻之才屈而佐郡宜若可自暇
逸是役也道吳楚循牂牁入昆明折而之百粵浮江西
下取徑豫章以歸不一年而往反幾三萬里乘赤豹御
飛龍不足以喻其翺忽而急疾也方其惡嶂插天驚湍
駭目車箱輾轉施樓掀簸從者心膽震掉亡喪精魂時

齋方夷猶握管游神穆清之表沉思重淵之中雕剗元
氣縋鑿幽險與菰蘆寒人爭豪釐而較得失亦可謂好
奇之士矣昔唐蒙開西南夷以廣巴蜀著發蒙記奉使
者豔稱之顏之推將至宏農具舟船于河經砥柱之險
時人服其勇決此二人者以蒔齋所歷較之相去何啻
什百不知天實厄其遇更之以艱阻以摧折挫衄之乎
抑將試之以盤錯發皇其耳目增長其氣燄而以老其
才乎二者不可知而虛往而實歸律諸登高能賦是謂
大夫之義蒔齋亦可藉是以報稱於君親雖傳之通
國大都而無媿色也已

張滌岑瑞石山房遺集序

滌岑少得詩法於厲徵君樊榭託想幽靚而取徑絕疲庸之習所居在瑞石山麓矮屋數椽塵坌自遠業醫自給得遂其高逸之性發靈蘭之藏窮玉版之隱世醫傭販耳目怖若河漢轉而用之於詩澡雪精神疏淪結轡皜皜乎若棲神寒谷而濯魄冰壺也醫成而語益雄放城南內外層崖邃洞枝溪蔓壑崎嶇窈窕之區無弗搜也招真參鶴之侶赤華青豆之僧無弗狎也摩厓剡壁苔封蘚蝕之碑碣無不剡剔而辨認也探奇汲古一皆以五七字寫之諦觀斯集其經歷則君之遊籍其歲月

則君之年譜其恬神養性希上古之天真絕浮世之妄想則君之醫案也余交君幾五十年所居相距遼濶而足又不良於行望瑞石之嶽崑神往而跡不能一二至負山靈乎負滌岑乎兩無以解也日月侵尋泉扃永隔盧子匏菴滌岑之女夫也將刊其遺詩丐余詮次旣卒業遂書平昔之所題目滌岑者而歸之并以志其得力之所自夫臨川二危泝原山谷永嘉四靈學本水心吾鄉之詩清微蕭澹以樊榭爲初祖能得其衣盃者滌岑也異日繼陳起而編江湖之集憔悴專一好詩抱山必虛一席以處滌岑而滌岑不死矣

汪訥菴飛鴻堂初藁序

飛鴻堂初藁汪子訥菴存其最初之詩也詩必有序古也訥菴之詩夫人可以序之而必命余訥菴他集容或可以他人序之初集則舍余莫屬也方余之歸耕也追暑於南屏讓公之房壇坵旣設舊雨今雨麋至倚南峯而架不律蘸明湖以磨隄麋抒情則霞彩澄鮮落韻則華鯨四應歌詠太平追擊壤而安耕鑿何其樂也訥菴以終賈之年騁妍抽秘進而與諸宿老相抗行集中所存者若枯槁數著布置於楸枰間歷歷可數訥菴以爲初藁值吾社事之初也廿年以來山水神明之茂宰投

簪解紱之耆英漉囊之名德寫鞍之寓公凡衣愚帽之
高士相率而登鬼錄其偷息人世者惟余與吳兄甌亭
而已甌亭調疴閉戶不復關預外事余以垂死之年龍
鍾獨堵風雅之殘局將伯助予於訥菴不無厚望焉斯
編也在訥菴爲發軔之始基在我則如前塵昔夢畧一
省憶欬歔煩醒累日夕而不能釋是卽吾三十年之詩
史也余不之序而謂他人能之乎吾不信也

董葵園閒閒齋詩序

析津當神京水運之吭雲帆坌集百貨饒洽蒲葦魚鱉
之利甲天下生其地者口奪甘鮮舌破佳冶賓朋罄折
嫗嫗名執內擢其天而外鑠其精爽雅道倚席不講非
一世矣會稽董君葵園自蘭風鎮徙家來此味腴貞素
不染時風其立操也無譴諛翕訛之習而以敦崇風教
周卹窮隱爲宗師其稱詩也無志微嚆殺之音而以流
連光景雕刻物理爲顰悅今之操觚者弊有四焉或敝
罔失據或闌單少力或蹇乏無宮商或樸遯闕藻績葵
園靈襟獨運心精辭綺在歡場喁喁間清音間作均調

金石說者比於喧啾中之有孤鳳旣以失意省門青衫
雪涕益肆志於烟雲花鳥以宜洩其抑塞磊落之氣構
棗香村於城南與湘上人結世外之交漉囊撥芋往證
無生詩云巧拙各異謀造化有權衡蓋其所得也昔香
山自編其詩而有諷諭閒適感傷之別葵園殆兼斯三
者讀是集者不有鄧魴之喜必有唐衢之泣余特以序
盡其行事討論而削奪之竊自附於有公鑒無姑息之
友焉

補史亭贍藁序

余以庚戌南還放慵蓬戶鄉里遊處時時過存尉念推襟送抱蔚有古情或率意獨往輒得佳招借硯僧樓圍碁別墅清遠之思雜詼嘲而間出葢衣帡之歡莫踰乎此夫居貧則禮貌所不督過處下則勢力所不傾軋率臆詭辭頽形習嬾疏屬之桎梏其不與於帝之縣解明矣顧猶雕琢曼辭飾觀娛聽爲聲名而勞七尺得不爲賢達所譏慄慄爲茲豈無說乎呼者暑春者相力者斥苦孰迫之而使爲之奚況乃靈府疏瀹奧曠者鬱而不肆則垢忍徙而憑之我歌且謠豈爲得已自秋徂冬淹

歷五月其事不出閭巷徵逐其遊不過百里近遠其交
類皆山澤之癯緇林之秀谷汲巖棲儒衣蠶步其辭略
丹篆崇貞素旨歸於陶冶而言遠乎勢利以與夫汎詠
臯壤飾羶腐以附庸風雅者固有間矣

周靜山制義序

文者用才之具也爲文而不知所以用其才是不文也是不才也惡適一而可哉左氏之浮夸也莊周之荒唐也屈原之幽愁憂思也連狝俶詭汪洋恣肆上天入地眩轉百變觀者驚猶鬼神倉卒而不得竟其所至而不知彼特自竭其才而已矣不浮夸不足以爲左氏也不荒唐不足以爲莊周也不幽愁憂思不足以爲屈原也下此則司馬相如兼三子之長者也子虛上林諸賦圖畫山林極命草木變積累襲聱牙棘舌觀睹者但懾其沈博絕麗或以爲麗以則矣或以爲麗以淫矣而不知其

造端設諭指事託辭累詰而不窮隨手以爲變是特文人詭譎之雄不如是不足以爲相如也凡如是吾皆取以証吾用才之說者也更千百餘年降而爲今時文則其格卑而其體稍省矣然而才之用與不用不以其爲今時文而卽寬之也亦不以其爲今時文而卽可以自寬也吾友周君靜山讀左氏莊周屈原之書爲奇麗詭譎之文益慙自負而心折者寡特援予之一言以自壯予力孱弱不能振一臂而助之呼而特以左氏莊周屈原證之且并以司馬相如證之亦可謂罕譬而喻矣而猶有嘵嘵不肯卽服者乎嗚呼已有才而不能竭且不

肯竭又禁他人之不得竭是亦與於不才之甚者也吾其如之何哉

道古堂文集卷十二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撰

序九

李芳遠詩序

吾浙十一郡南宋而後金華理學獨盛於浙東其一派
爲唐說齋其一派爲呂成公其一派源於子朱子何黃
金許迭相推衍至明初而宋文憲王忠文兩公得其宗
忠文死節於滇中文憲傳方臨海正學成仁取義皦然
爭日月之光其女夫王青城稔卽忠文之孫復以節概
著夫其人誦法周孔必其胸中有至剛至大之氣浩然

而不可磨研辨於天人理欲之介斷斷不肯絲毫假借
故觀其外彪炳宇宙卓然爲一代之完人而不知其素
所蓄積者深而景仰者高也東陽有純孝李君芳遠三
歲喪父卽斷乳不肯食母病不入私室者一十八年暨
奉母諱結廬墓上靈鵲來巢枯竹復生蛇虎不敢犯大
吏高其行爲請於 朝旌門表里聞風而感化者未易
以悉數也余意其人得天者厚而一跬步一舉足未必
墨守陳編而立之監史以自律者及以詩來謁則皆研
情性命斧藻其德以斲至乎其鄉先正之守先而待後
者故考其行則聖門曾閔之嫡傳而核其學則唐呂與

子朱子之正派而三復其永言言志之所在則北山蓼
莪之遺響余與二三子終身由之而不能盡心摹手追
則又自慚辭多乖離而行有枝葉而後歎芳遠之自得
者深矣古今來詩學充塞兩儀而孝子之以集傳者不
可多覲徐仲車而後遙遙五六百年而於姚江得孫都
督堪又幾百年於魏塘得魏公子學伊又幾歷百年而
得芳遠洵乎爲詩者易而能以人傳詩者之難也余不
能自信人與詩之必傳與否序芳遠詩而附芳遠以傳
有厚幸哉有厚幸哉

潘華蒼詩序

羊城風雅甲天下海幢高會綰隄挾不律而至者率
常數百人含宮嚼徵前喁後于訇訇隱隱驚霆簸邱余
聞而豔焉惜不得俯仰揖讓插齒牙樹頤頤與諸公爭
一日之長短每用爲恨歲在己未羅子履先以計偕至
京師投余詩爲幽贄余適校士禮闈未及見也壬戌之
秋潘子華蒼以詩來謁擢穎抽英含芳獨秀與其熊豹
之姿頗不相肖余仍以試事羈而華蒼亦復失意以去
余從同年衛侍御所寄一詩以申推襟送抱之意比華
蒼於曹景宗華蒼得詩珍若球璧至邀履先諸子共次

余韻傳至通邑大都以荅余之雅貺今嶺南所傳金春
玉應集是也嗚呼余何以得此於諸君而勤勤懇懇至
於如此蓋匪獨其才懋也其崇尚懿德敦信古處有出
於性生者矣客歲客自婁東來華蒼哀其壬戌以後之
作緘書寄余謂今且隸漕院帳下爲千夫長於太倉矣
余讀其詩格益蒼情益深詞益曄曄煥爛然不能無憾
於年運之既往功業之不建增歛索息余讀未卒業不
能不爲華蒼惜焉華蒼少受知於制府鄂公延置幕府
教之讀書厚期以封山刊石爲國家折衝禦侮之柱臣
而歲月侵尋頭顱非昔腰弓佩鞬猶然與三五健兒較

尺寸進退斯亦可哀也已然吾聞之詩者持也又曰詩
言志華蒼持此志以往進而不懈而益以昌其詩所得
不既多乎其爲我持此語以告履先諸君子爲何如也

王東侯竹香閣詩鈔序

謝傅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言漸近自然余以禮經解之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大塊噫氣萬竅怒號此天籟也前者唱喁後者唱于此人聲也唱喁唱于而自然之音成焉今之詩歌古之樂章也詩貴達意意達卽止無取乎鋪張也詩貴抒情情抒則流無取乎侏離也天地和而萬物理而樂以作人心和而性情正而詩亦以作今世之言詩者其病有二一在炫俗如青儷白使人眩惑而不得其宗一在自欺縋幽鑿險使人詰屈而不通其讀如其意以繹之卒與人了不異

也所謂以艱深文其淺陋也返而程之三百篇之旨彼猶以脰以注以旁以翼以股以胸者之鳴而非人聲也韓江王君東侯矢詩不苟義與俗遠往往與三百篇合川途行役偶寫靈襟節物關心獨標麗製介余門人郭生林馨來質余嘗舉自然之說以衡一代之詩臆者半拂者亦半執異已者之裾強聒而與之語掩耳而却走者衆矣年運而往張一臂而助余者半就鬼錄棲遲異地東侯獨唱無和能爲舉世所不好之詩吟嘯於荒廬委巷之中隱隱與余言相闡發欲不引爲同志得乎蟄冬無俚輒書平昔所持論者以昌其詩且倚以自壯也

孫三坡遺詩序

余讀潘氏所輯龍眠風雅竊歎孫氏門才之盛心焉企之旣而遊歷四方而足不至樅陽交不越方左意以爲明德之後必有達者而卒不得一遇或其人韜光匿采不求鄉曲之知則轉自咎聞見舛陋局於方隅而無以盡天下之士耿耿者三十年矣逮薄遊邗上於吳兄葦邨所獲觀孫君在坤溫恭蘊藉風格如接晉宋間人曩時求舊之私心至此少慰匆匆別去不相見者又復二年昊天不弔喪我慈親悲風穿牖肅氣慘慄而在坤方到其尊人三坡先生遺集巖竟遠渡揚子踵余門而求

一言以增先人之重嗚呼余棘人也創深痛鉅不與人
間榮辱之事而猶妍妍然如平昔之安常處順焉者張
頤侈口縱談風雅可乎在坤斷壘蕭寺挫磨風雅嫖變
而不去必欲伺余一日之間以慰先人於地下則其誠
可感也倚廬土席呼鐙而讀先生之詩滂葩津肆氣滲
然以清味適然以永先生之靈爽悅悅在吾心目前乃
弁然而興曰吾今而後可以藉手於在坤矣夫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詩之微旨也愛其親以及人之親禮之善
教也以余斬焉衰經在坤宜有扶服救之之誼今其人
有繼志述事之孝而不佞漠焉無一言以相及則恐其

傷仁人孝子之心而於錫類之義不廣也清宵無寐泚
筆述其起末知我罪我在善於詩與禮者辨之而已

汪恬齋遺詩序

衣冠麋集吟事遂興事必酌雅言必數典弱調屏絕浮
豔寢息此韓江詩教之所以盛也余之得交諸君子也
以詩而余實不工詩也汪君恬齋獨眷眷於余以其易
與也亦知余之斷斷焉耻徒以詩名也諸子爲詩鍼肝
鉅腎矯尾厲角務蘄勝於人而後已恬齋冲夷恬澹未
嘗有蘄勝之心壹耳目併心志積力以從之而不能至
余慙焉夏夜云竹涼深夜氣蟲響近秋聲雲木樓云鳥
聲連境靜雲影對人閒清明云客懷啼鳥路春態落花
風元日云老覺吟情健閒知拙養尊清深幽邈已築長

卿之城而劓笠澤之壘矣所謂內力獨完者非耶逮余歸自嶺表恬齋遽厭人代曩時吟侶殂謝過半紅橋綠水之間皆爲車過腹痛之地而余亦老嬾不復能任筆墨之役矣令子懋脩兄弟哀集遺詩旣請於香樹歸愚兩尚書詳加論定三都元晏焜耀家集以余爲先友更請一言昔劉季緒掎摭利病而才實不逮作者鍾嶸品漢及齊梁之詩分列九品義例綦嚴然嶸集不登於七錄不列於隋志又無名章秀句傳誦人口是能者不必論論者未必能也二公則兼之矣余不能詩敢云能論詩乎懋脩兄弟殷殷繼二公之後以請深求其故而不

得久而乃知孝子之用心微至也夫詩以昭示來茲必
使無智愚無賢不肖人人各慊其願欲而後爲天下之
至言古今之通解余誠愚不肖矣使吾昧而爲之則如
劉季緒之掎撫蹈陳思之所訶然逡循退讓而不能持
論則萃天下愚不肖之人余實爲之倡導其何以慰幽
潛而彰錫類哉秋鐙無寐悽愴傷懷聊書疇昔之所以
獲厚於恬齋者以塞懋修兄弟之望質然疑於九原感
寸心乎得失不自知涕泗之橫集也

金存齋遺藁序

樊榭厲先生少爲諸生時嘗教授吾里中凡著錄稱弟子者皆能諧聲病事雕繪前喁後于聯翩蔚起存齋金五兄其一也存齋有經世之才局於牖下不得展其用悲愉歡戚一寓之於詩間爲近遊卽景抒情無狂華浮豔干其筆端迢迢盎盎適其清醇冲澹之襟而已而又深自韜晦不妄示人得見者族叔江聲觀察暨王二麟徵汪五西顥施六北亭及不佞不過數人兩年來江聲麟徵相繼下世西顥北亭因人遠遊棲遲頽放獨有余在逮存齋不祿愴童稚之歡肩後死之責旣銘其幽矣

驥子廬江復輯其生平之詩就余論定汰存其十之六七既卒業喟然而興曰夫人於其所甚親暱其情性氣誼及其聲音笑貌近則歷歷可以指數遲之久則迷離惝恍輾轉記憶而始得其形似遲之而又久卒歸於滅沒而十不得其二三矣夫於其所親暱者如此況泛泛相值者而可幾其萬一乎獨至於文字之畱傳雖更千百世而猶能旦莫遇之存齋往矣紙窗竹屋青鐙熒然試手是編存齋之精靈有呼之欲出者嗚呼存齋爲不死矣

程柯坪爽籟山房詩集序

自余癸亥歸耕家江三數詩老皆無恙牽牽山遊遂有
南屏雅集高僧真隱聯翩入社空亭畫舫筆墨淋漓而
余既逢其盛人事遷移歲不我與深交密友凋喪殆盡
而余又丁其衰里中羣展大有嗣音索居無俚時時過
存乃叩囊底之智跋扈於少年之場諸賢鯨鏗虎躍頭
角槎枒余以陳人暮氣頽唐其間笑不自量然非此則
無以送餘年而陶永日諸賢亦以其易與也而暱就之
敦槃之會獨執牛耳接瓣香於前輩扇芳軌於將來野
老生涯閒居風味如是而已程子柯坪思既湛深才尤

警拔於吾言無所不說其意之所到又能曲折以達其
所欲言新詩二卷皆余所點定也性情之所寄辛苦之
所積蓋以驗異日消長之故過而乞序夫詩無常格亦
無常主與會所至妙手偶得沾沾自喜者固非斷斷爭
勝者尤繆以余推排人世獨當絕續之交感舊懷新一
泚筆而百憂來集故難爲柯坪告也柯坪天工人巧交
嬪爲用風雅不亡必有英絕領袖之者季興將在吾子
端是術也以往夷猶深造以馴至於古人假我數年或
猶及見柯坪勉矣

遠村吟稿序

憶歲壬戌亥間顧丈月田以詞場宿老號召同里詩人爲社於西湖月必五六會蒸然發動轉相招引振采騰華於時最盛迨月田下世西湖壇墀稍就衰歇矣旣余來嶺表頗聞里中英挺年少更酬迭唱繼起於一時若陳君遠村其一也遠村爲詩清夷雅正能自抒其所得不剽賊前人賸語於吾里詩人分茅設蔕亦無所比附余嘗謂風雅一事雖各有承稟要以持人情性足尙依阿爲隨步趨不易如明七子十子及國朝西泠十子考辭懷響若出一手比觀數集輒令人氣索吾里詩人

則或尙豪健或擅敷腴或務堅瘦或披豁羣紛或原本
積冊有專長無定格期達吾志以止昔月田爲社時每
軒衣張睂援筆無所顧讓及閱諸人作則撫髀歎曰何
哉筆陣參差變異若是公等其各爲雄長可矣余於遠
村亦云遠村之曹余所夙契者徐秋竹陳百藥篁墩沈
元仲他若余松屏陸古漁李東里未獲盡窺其吟什而
卽遠村以推其悉挾競爽之能靡雜襲之病有可信爲
必然遠村年最富爲業尤警敏踔厲風發大放厥辭詎
可涯涘余淹滯斯土有歉接對而英挺如遠村尤惜其
未親風旨於月田與爲哦咏而導揚之也爲之序不能

無振觸云

秋竹館小葉序

布衣憔悴之士漠然一無所向其精神必有所寄則詩其首事矣夫不酣豢於富貴志氣自清不奔走於形勢性情自澹不營逐於世故神理自恬周德昂所謂文之得於內者雖不能驚四筵而可以適獨坐余嘗標舉斯言以爲詩不在噉名之熱人而在菰蘆風雨之中非創解也北墅故多詩人吾所知者有何東甫而不知又有包梅垞陳曙峯顧懷雪嚴可亭散帶衡門翛然遠俗嘗欲亟與之雲龍相逐而蹉跎不果而懷雪死矣詩佚不傳亡何可亭又死有詩數十篇曙峯家貧能刊其詩詩

可傳事尤可傳也嗚呼鄉有詩人而不知耻也詩可傳而不知傳之益耻也有傳之者而不能張一臂以助之呼疚孰甚焉來乞序遂因是以補吾過以志區區之私若夫清思妙句有目者自能辨之不屑屑道也

范雪軒遺詩序

雪軒好博雜無益之戲屢破其先人之產顧於友朋師弟之間性有篤嗜友非寒勿交交非詩勿善也著錄余門十年而友同邑楊詠俞楷詠名家子以詩爲職業楷樸遯少威儀五言入陶韋之室余從雪軒以交二君而智識益擴雪軒之左右采獲可知也雪軒目光如炬隘視鄉國跳身獨出絕江漢越秦隴歷張掖登臯蘭河聲嶽色震盪其襟期而發作於筆墨借五七字以宣洩其牢愁結惛之氣有詩二卷卓然可傳屬余爲元晏以張大之余嬾未暇也已而訪碣石淹析津賣藥自給無所

合而歸在萬數年傷生願願竟天天年嗟乎雪軒豈昧
昧不事家人生產者哉心期古處雖負俗而不以爲累
紉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余與楊俞二君能傳其詩雪
軒爲不孤矣

沈寶華遺詩序

天地一靈機也雲霞之變滅草木之榮落人物之代謝
一也生而蚩蚩泯泯尸居餘氣嗟大耋而見惡生猶死
也沒而慧性不磨清機不絕徵瑞於家門播芳於來裔
死猶生也之生而致死之之死而致生之非知命之聖博
觀達識之曠士孰與究其微乎吾友沈君蔭岐有才子
曰寶華幼具至性母以免身而疾籲天祈代母愈而竟
夭折以死所爲詩靈機獨運如石芝九光幽蘭一穗挹
之則無迹佩之則彌芳余所爲死猶生者寶華足以當
矣蔭岐西河之痛過時而彌甚盡刊其所爲詩來乞余

序是將以塵世之掄揚慰夜臺之寂寞以鄙人之疎逖
愛寶華之才欽寶華之孝猶不能不欲獻而嗟悼而謂
蔭岐能已於悲乎齊彭殤一死生之說存而不論論而
不議以俟世之知命之聖博觀達識之士而已矣

丁誠叔遺詩序

蘭香草也生於幽谷非有芬芳辛烈之臭味也艸之則
穆然而神怡入其室迢然與之俱化忘其爲香也并忘
其爲蘭也及與他草木相棲如親好女如燒甲煎芬芳
辛烈摧氣廻腸姚冶之思油然而生然而可以移情而
不可以悅性高僧澹士弗之貴焉其氣息殊也易曰同
心之言其臭如蘭易於立言者莫如詩詩以氣息爲尚
其臭如蘭易以氣息喻也吾嘗取前代之詩效范蔚宗
所爲和香方者而論之托諷諭者或失之俗扇側豔者
或失之甜宗寒瘦者或失之苦恣豪猛者或失之姦窮

怪變囂然而不靜詩之可以蘭喻者宋謝朓唐韋應物
其選也應物享高壽朓有夙慧三十四歲而卽殞謝吾
不知應物之詩中年而工抑老而始進歟夙慧與不夙
慧昔之人未有以云也女夫丁健誠叔未弱冠卽爲詩
在朋儕中迥然自異進而與諸父執角才情意氣猶夫
人也暨乎青鐙夜雨開卷有得其志矍然以潔其思竊
然以深其氣漻然以清和以雅和以安則氣息勝也吾
獨嘗憂之歲必迭嬗而成學必盈科而進顏淵聞道最
早而夭童烏九歲與元而殤年未至而識先到焉候未
至而詣先進焉譬諸蘭當門而見鋤爲防而見艾不得

終其年壽固也幸而及時而放見賞於高僧澹士不數
日而卽翦其穗恐其氣竭而來歲不芳也已而誠叔果
不躋中壽而吾獲知言之名而抱祝予之痛痛誠叔乎
痛今之人之詩可以蘭喻者無其人也

亡妹吟草序

妹爲先府君次女母王太孺人卽吾母女弟也甫毀齒卽知嚮學未嘗就傳亦未嘗問字於父兄聞弱弟誦讀經書則默記試效其聲以識字辨色而興雜誦琅琅聲殷戶外稍長輒效余爲制舉之文旋棄去壹意爲詩風格蒼樸無脂葷之習無金粉之氣蓋夙成也執先府君喪哀毀雀踊旣除服而歸於趙聳曰萬暲恂恂溫克雅相器重閨房唱酬而妹才較勝聳以几案才參人幕事恒他出青燈苦雨望遠懷人皆妹攢眉覓句時也余赴召之京妹寄詩有有金買書不買田語遂爲吾一生實

錄吾姻親有令北直隸之新河者招萬暲往妹以無子
偕行余官京師無從尼也而妹尋悔遺書酸楚然有唱
和遣日亦安之矣夫何轉客慶都令爲海豐林君鵬飛
交余厚而萬暲以痢疾卒於官舍妹聞驚慟欲絕伶俜
孤苦挾一小婢一老僕遞其棺以歸里艱難險阻備嘗
矣依母以居驚魂稍定一往之詩皆牢愁血淚悽心寒
魄之語也余被放歸田舊居不足以容石友方君滌山
割宅讓余滌山有女芳珮有頌椒咏絮之才妹來省母
輒相見歡甚自是唱酬無虛日家有女甥女姪妹親指
授詩律藉以梳雪結懽而消磨時日俄而兩母棄養芳

珮從其壻遠宦京師甥姪漸次出閤益復無聊病不可
藥神離形蛻卒於吾家妹不宜子兄公止一子無可繼
者吾弟世順哀之命子心仁主其喪恐蹈紀人滅節之
譏葬畢而卽撤之權也亦經也妹詩二卷手自謄寫一
以寄余一以屬吾五弟之子友仁收弄而未嘗輕以示
人余友吳城輯武林詩汪啟淑選閨秀之作皆有數篇
見其集中嗚呼余兄弟六人十年以來凋喪殆盡姊與
一妹皆先死獨妹在今又病亡余以隻隻踽踽之身視
蔭偷息何爲哉雪涕爲此序幸而傳乎妹不死矣

從子良甫詩序

吾宗得姓自宋始有宋一代未有以文學顯者有名開者見於登科記夾漈通志畧傳之有名陳者著金陵統紀宋史藝文志傳之自元以後武功宦績不絕於時若其詩章之炳耀未有逮也雙溪澤西兩公鬱起乎陽羨吟聲麗藻與李獻吉何仲默諸人相酬唱爲當時士夫之魁嗣是以往代鮮嗣音蓋吾宗風雅之絕響者二百年於此矣從子良甫少卽有志於聲律之學長而宦遊燕冀齊魯之郊耳目所見畢紀於詩深造理道出言有章遂爲吾宗人文學之倡夫標鉞鏤以張門第擅青箱

以傳世業亢宗之子溢於齒芬矧吾家世衰薄有才如
艮甫欲不喜談而樂道之得乎艮甫其好之彌篤爲之
益進而不已鏗鏘金石宏我遠模雖希風曩哲無難愧
吾無雙溪澤西之才一相應和爲粗述前世遺烈以昌
其詩以堅其志